教研视线

教师“下订单”,研究团队“开处方”

彭燕

近年来，笔者在组织教研活动时发现，很多教师在教育教学、教研工作中存在诸多困惑：如何组织区域活动且有效投放材料？园本教研工作如何开展？……而走进幼儿园观摩研讨时，也会发现一些教师的教学活动常常囿于同水平的重复，教研活动更是迈不开实质性步伐。幼儿园难以形成浓厚的教研氛围，与缺乏专业引领的力量有关。这些难题长期难以破解，但又急需解决。

针对问题，自2019年起，我们利用“订单式”教研的形式，以省级课题“幼儿园建构游戏中教师观察与指导策略的研究”为载体，通过一系列关于建构游戏的教学活动和课题研究活动，探索一种真正满足幼儿园需求的教研模式——课题研究与“订单式”教研的融合。

湖南省湘乡市起凤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进行户外建构游戏活动。 彭奇丽 摄

1. 接收“订单”,诊断问题

“订单式”教研流程是从一线收集、梳理问题，再到一线调研、分析问题，最后到一线论证、解决问题。课题研究过程是发现问题—研究实践—反思总结—成果推广。“订单式”教研可巧妙融合同一主题的课题研究，旨在帮助幼儿园教师解决实际问题，增强教研的针对性。

在实践中，教师经常会为许多难题深感困惑，渴望有专业引领，更渴望有成长平台。在“订单式”教研活动的“下单”环节，教师可以把工作中的忧虑罗列出来，向教研部门递交“教研订单”。针对“订单”，我们设计了教研活动申请表，包括教研主题（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或需提供的帮助）、教研方式（教学观摩或专家讲座）、教研目标、教研团队、教研时间等。

教师提交的一份份“订单”，成了教研团队需要通过研究解决的一个个课题。接到“订单”后，课题组主持人会组织课题组成员进行专题研讨，并与相关园所讨论，制定详细精准的教研活动方案。随后，教研团队根据方案全程指导由“订单”衍生出的一系列教研活动。

第一环节，对“下单”的园所和教师精准把脉，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下园诊断。如某所幼儿园提出“建构游戏中幼儿建构技巧和创造性不足”后，研究团队就前往幼儿园观摩“下单”教师组织的大班建构游戏“玩转纸杯”。通过观摩诊断，“症状”基本显现：根据大班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教师应着重引导幼儿探索怎样用杯子搭高、搭稳、建构作品。但在组织游戏时，教师没有让幼儿充分、自由地去尝试，导致整个游戏过程都在教师的“高控”范围内，表面上幼儿按照既定的步骤搭建得非常热闹，实际上并没有建构出幼儿真正想完成的作品。诊断出问题，接下来的环节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2. 完成“订单”,开具“处方”

“诊断”过后的第二环节，就是针对问题，由课题组团队开出有效的“处方”。一是面对面指导，主要形式为评课议课；二是采用同课异构的方式，由参与“诊脉”的成员组织同样主题的活动。

“处方”中的同课异构环节，由课题组成员中的一位教师组织同样的建构游戏“玩转纸杯——长城”。教师充分利用幼儿已有经验，运用多种形式进行引导。在活动中，幼儿的已有经验很丰富，对长城的烽火台观察得很仔细，能准确表达出烽火台的特点，而且对搭建“长城”兴趣浓厚，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幼儿通过自主尝试，运用平铺、垒高、围合等方法，建构出了完整有创意的作品。

观摩完游戏活动后，“下单”教师写下了自己的思考：自己以往在组织建构游戏时，缺乏对幼儿游戏行为的观察意识，更不具备科学的指导方法，以后应多注重体现幼儿的主体地位，同时巧妙引导他们在活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真正让幼儿在活动中得到多元发展。”

同课异构环节结束后，教师在研讨交流过程中又抛出了新的困惑：当幼儿搭建遇到困难时，教师该立即介入还是暂缓介入？以何种方式介入？这些困惑，是教师从已有课题派生出来的新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于是又延伸出另一种活动形式——“佳座有约”。

“订单式”教研活动中的“订单”内容很丰富，很值得分享。在“佳座有约”活动单元中，课题组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教研团队，持续面向全市定期推出优秀专题讲座，以“订单”形式呈现，各幼儿园可根据实际情况按需“相约”。

课题组以“订单式”教研活动为载体，依托结对帮扶、送教下乡、幼儿园教学视导等活动，组织全市各乡镇的幼教专干、园长、教师代表观摩建构游戏教学活动，教研团队针对教师在游戏活动中的观察与指导，结合幼儿的表现，从理论层面进行梳理与提炼，使之从实践中来又服务实践。

“佳座有约”活动环节的设置，本着预约在先、智慧互动的原则，在教研活动与课题研究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将教研成果与课题成果提升到理论层次，并进一步得到推广和实施。

3. 延伸“订单”,辐射成效

每一次“订单式”教研活动完成后，教研团队会定期接收活动的反馈，了解活动效果，以便更好地促进课题研究与“订单式”教研融合。

“快乐晒单”环节，让“订单”效果得以体现，从而延伸“订单”的价值。教师在“订单”背景下形成的教学反思、活动随感、听课心得、教育故事等，都可以向各媒体平台投稿，这就是“快乐晒单”。教研团队根据投稿定期进行评比交流活动，为更多教师提供展示平台。教师动起笔来，“我手写我心”，教研活动延伸至基层幼儿园，带动课题研究与特色教研深入推进。

在一次全市的幼儿园教学观摩活动中，一位来自偏远乡镇幼儿园的教师，组织了一个大班主题建构游戏活动“美丽的幼儿园”。活动中，幼儿主动提出要搭建一个升旗台，这是由幼儿自主选择、分组、合作搭建的游戏。刚开始，一组的小A说：“我们要搭一个大一点的升旗台！”其他人都表示同意且信心满满。他们选择了大型木质积木平铺，摆一排再往上垒高，又用同样大的积木围成了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一面又架空成楼梯状，呈三层。这时，小B掩饰不住兴奋，振臂高呼“升国旗喽”，便一脚踏上楼梯，升旗台顿时被踩塌了。大家有点儿埋怨小B，教师在一旁也跟着感叹了一句：“哎呀！这升旗台有点儿不牢固呀！”小A拍了拍脑袋，大声说：“梯子下面空的地方也要放满，不能留洞洞，这样才更结实。”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幼儿取来了很多块短而厚的积木，小A又指挥大家从第一层开始，先垒好基础，再搭楼梯，最后，在升旗台的第三层还竖起了“旗杆”。他们高兴地一个个尝试走上升旗台，又走下来，还满足地与升旗台合影。

活动结束后，执教教师欣喜地用文字记录下了这些精彩的瞬间，并在市幼教学会的网络平台吐露心声：上一次我的教学活动是一份被诊断的“订单”，今天我要快乐地“晒单”。“佳座有约”里的“教师如何把握建构游戏活动中的介入时机”提醒我，当幼儿建构技能运用出现困难，或建构作品遇到重重阻力甚至发生突发状况时，我可以选择继续观察、暂缓介入。所以，在游戏活动中，我始终充当着观察者的角色，这个“隐身”等待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推动——推动孩子们依靠自身力量，自主探究、积累经验。

课题研究与“订单式”教研活动的融合，打破了基层特别是农村园教研工作的局限性和基层教师课题研究的盲目性。近年来，“订单式”教研的重心逐渐向薄弱幼儿园倾斜，课题研究的辐射作用已渗透到各幼儿园的日常保教和教研活动中。2021年年底，一次全市范围的调查显示，一线教师对建构游戏中观察指导策略的认识理解更加专业了，观察指导游戏的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湘乡市教育发展中心）

幼教杂谈

儿童本位就是尊重学习规律

杨华琴

前些日子，我和一位小学教师有过一次关于幼小衔接的对话。他提出：我们能不能提前将规则教育渗透到幼儿园？幼儿园的孩子进入小学居然不会排队。我说幼儿园有规则教育啊，你们需要排什么队呢？接下来他细细说明了一年级学生需要学会排的三种队形，一是放学的队（根据上下学出行方式划分），二是做操的队（根据个头高矮排序），三是吃饭的队（每组有个能干的会管纪律的桌长）。听完之后，我明白了，也就是开学第一天，孩子们就要熟记3种组合、前后6个陌生的小伙伴，这对于入学第一天的6岁孩子来说是不是一种认知上的挑战？孩子们根本记不过来谁是谁。

事后，我把这位小学教师的烦恼在一次教研活动上说给幼儿园教师听，教师们第一反应是为什么吃饭时一定要有一个孩子管着其他人？可以告知孩子们哪几张桌子是本班的，孩子们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座位，用餐过程中如果发现纪律问题，教师可以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商讨一个班级公约。其实，当时我也和这位小学教师说到了这个观点，幼儿园从中班开始就让孩子自己取餐，自己做餐后整理，发现问题共同商讨解决，小学生为什么不能？他笑了笑说我太理想化。

为什么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我把它归结为文化之“隐”。这些年，儿童本位、儿童中心、儿童在前、儿童第一等口号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只有当它反映在思维模式和行事方式之中时，文化的隐形力量才显现出来。正如程红兵在《学校文化从宏大走向细节》一文中所说：“概念只是学校文化的躯壳，没有充实的人文价值的教育生活细节即教学细节、教育细节，学校文化便是一个没有灵魂与精神感染力的大的空壳，就像干瘪的谷粒一样。”

2022年教育部出台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中提出，合理设计小学一至二年级课程，注重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的学习设计。在教学建议部分指出，注重案例教学，选择、设计和运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案例，鼓励学生探究、讨论，提高学生的价值辨析能力。在课程评价部分强调，要着重评价学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表现出的思想政治素养、道德品行、法制观念，以及在真实情境与任务中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核心素养发展综合水平。《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也强调，在共同的生活和活动中，以多种方式引导幼儿认识、体验并理解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学会自律和尊重他人。简而言之，我们都认同“生活即教育”。然而，当我们真正去落实时，却往往为了尽快得到一个结果，而舍去了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那么，我们究竟该舍些什么？我认为，我们一要舍去急功近利的心态。为了促进新生尽快步入正轨，开学第一个月，广播操比赛、合唱比赛、班级常规评比，各种训练、评比应接不暇，孩子们的心理不能适应，教师的身体不能承受。我们把种种副作用归结为幼小衔接不到位，却忽略了孩子们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后，究竟好奇什么，期待什么，欣喜什么，困惑什么……这是孩子们崭新的生活，他们在这个生活过程中获得了什么？发展了什么？他们的心理经历了哪些变化？他们在何时、因何事建立了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生的自信？如何帮助他们建立自信？

二要舍去整齐划一的评价标准。如果我们允许一些孩子后知后觉，比别人适应得慢一些，学会得晚一些，偶尔给集体拖了一次后腿，在期待与鼓励之中，树立他们追赶小伙伴的愿望和信心，那么，这样的班集体将会是孩子们感受到爱与尊重的精神家园。

何谓儿童本位？儿童本位意味着我们要站在儿童的角度想问题，从学理出发，重拾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的基本常识，理解儿童在该年龄段的学习特点、认知规律，任何超越其能力范围的学习都是拔苗助长。儿童本位还意味着站在国家育人方针的角度想问题，从法理出发，研读国家规定的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真正理解每一条教育目标与建议的真正内涵，落实在日常教育生活之中。

（作者系江苏省句容市下蜀镇中心幼儿园园长）

体制改革拉升公办园占比

（上接第一版）

普惠园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在北京，无论公办、民办，只要是普惠园，都按“质量标准统一、价格标准统一、补助标准统一”管理。各区在市级补助标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区级层面的配套补助。

目前，对于公办性质园，全国有不少地区都在尝试理顺办园体制，实行属地化管理，并明确其与公办园享有同等的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有的地区还运用了多种财政专项补助。当地政府在给予财政支持的同时，也加强了监管，确保其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

在吴启建看来，翔安教育集团是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案例。“我们的管理参照省级示范园标准，但又不同于公办，是企业化管理，有第三方评估，绩效考核力度较大。”

据了解，翔安区政府采用“以学位定事务”以事务定经费”的原则，按不低于公办园的标准向集团购买服务，并建立了教育部门“管”、教育集团“办”、第三方“评”相分离的管理机制。

人事制度改革直接影响着公办性质园资源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近年来，一些地区也在积极探索解决公办性质园教师编制紧缺、待遇不高、数量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制定公办园编制标准将部分公办性质园纳入机构编制管理范围，使部分教师有了“人头费”；另一方面，探索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或政府购买服务等，解决教师待遇和短缺问题。

有学者认为，未来应该着力研究公办性质园纳入公办园落实落地的政策，核心是聚焦出台保障各类公办性质园与教办园享有同等公办属性和地位的政策举措。如此，才能增强公办性质园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组织来举办，吸引更多优秀教师来加入。

管理方略

精细管理,为户外活动装上“安全锁”

季琴 杨茜芸

我园位于一座山的半山腰，森林教育是我们的特色，森林日活动也成了园所的日常活动。森林日活动的理论基础是体验式学习，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性，将学习者作为教学的中心，重视从经验中学习。然而，在森林日活动开展过程中，幼儿活动范围较大，难以确定的因素较多。对此，我们通过精细化管理，为幼儿户外活动装上了“安全锁”。

分类管理,做好活动规划

森林日活动组织必须严密规范，我们从人员、时间、空间三个方面入手，做好精细化管理。

人员管理——分工协作、安全护卫。幼儿园成立了一支由幼儿园教师、安保人员、保健人员、家长义工组成的安全护卫队。我们首先引导大家明确森林教育的目标，重点抓安全预案与应急处理培训。在每次外出活动中，人员分工明确，做到所有人做事有标准，遇到突发情况有预案，如“幼儿意外走失预案”“外出恶劣天气预案”。我们还积极邀请家长参与，丰富活动创意，改善活动细节，重点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教师主要从场地勘察、物品准备入手，比如引导幼儿了解户外活动中哪些是危险的事情，遇到危险情况怎么办等。

时间管理——明确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做多长时间。教师在组织森林日活动过程中有时间节点，预先有计划。比如，在森林日活动中，以年、月、周、日的周期设计森林日重点活动内容，不同年龄段外出时间长度也有针对性规定。我们根据幼儿的学习特点，规划了不同活动环节的时间比例。同时，园所9个班级外出时间也做了合理分配，同时围绕森林日活动，合理安排园内相关活动时间。

空间管理——户外空间的选择、规划和使用以及材料工具的收纳取放。我们挖掘森林中有利于幼儿运动、游戏的空间，进行规划，做到活动场地位置清晰、标识明确、指引专业，以便幼儿使用。同时将幼儿外出使用的工具分类储存、定点摆放，方便快速拿取。

执行预案,确保活动顺利有效

我们结合幼儿年龄特点，分别以小中大班三个层次确定森林活动的类型、资源安排及能力培养。小班，重点运用五官感知周围环境；中班，探索、发现森林，大胆表征；大班，小组合作、多元表达，体验人与自然的关系。园所对森林日活动的组织原则、学习内容、实施要点有整体规划，尤其重视安全教育。

以大班森林日活动探索“含羞草”为例。大⑴班有小朋友带来一株含羞草，轻轻用手一碰，叶子就会缩起来。这株神奇的植物引来了孩子们的围观，他们想去看看森林里的含羞草长在什么地方，都是什么样的。于是，教师在森林日活动中设计了一次寻找含羞草的活动。

进入森林前，要按流程做好人员准备、空间准备和时间准备。人员准备，首先是教师的准备。基于幼儿对含羞草的兴趣及观察，教师寻找有关含羞草的资料，了解其习性、作用等，思考此次森林日活动的重点。然后可以组织幼儿寻找、观察含羞草，并积极表达自己看到的含羞草的外形特征以及动态变化。幼儿耐心等待合起来的含羞草叶子再张开，并记录从闭合到张开的时间，以及小组合作表现含羞草的变化，这将会是此次活动的难点。与此同时，教师做好活动分工。教师设计本班级森林日活动方案，行政后勤人员根据活动方案，准备应急预案，并以1:4的师生比安排护卫人员。在空间准备上，找到合适的观察地点后，教师提前半天进行踩点，提前准备好相关物资，如湿巾、急救包、相机等，集中放置。在时间准备上，教师预先进行活动计划，随行人员逐一清晰活动内容和流程。

去森林区的过程中，幼儿可以自由选择行走方式，接触大自然。到达森林后，主班教师开始组织幼儿开展含羞草探究与游戏活动。先组织幼儿寻找、观察含羞草，让他们用语言、绘画或肢体等表达自己观察到的现象，重点统计含羞草形态变化的时长。同时，两位助教分别负责拍照记录和与幼儿互动。保育员负责巡查安全隐患，照料幼儿。家长义工协助安全巡查，观察记录幼儿的活动。护卫人员重点关注场地安全（如草坪内的硬物）、突然到来的小动物（尤其是蜜蜂）等。

此外，在活动过程中，针对幼儿关注的重点问题，如“含羞草合拢的时间是一样的吗”“为什么其他植物的叶子不会合拢”等问题，教师应适时进行分析引导，并提供支持性的探究策略。

及时反馈,改进完善管理流程

森林日活动每周1—2次，每次活动后，幼儿会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开展后续活动，形成教室与森林之间的循环活动，便于幼儿每天都能从森林里得到快乐。

比如，“含羞草”活动结束后，幼儿制作了小书《森林里的含羞草》，创编了故事“我是一棵含羞草”，同时，开展了科学实验，观察不同生长环境下的含羞草。他们甚至还基于此开展了数学活动——记录含羞草叶子的张开、闭合时间。

重要的是，每次森林日活动结束后，所有参与的教师、安保等人员都要集中起来讨论，本次活动在管理流程上还有哪些漏洞需要修补，在执行管理预案时，还有哪些地方存在安全隐患。每一次反思，都是所有人学习的机会，同时也是精细化管理流程更新、完善的机会。

对人员、空间、时间的精细化管理，确保了森林日活动的顺利安全展开。在严密的管理保障体系下，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森林日活动对幼儿的吸引力，也体会到了森林给幼儿带来的滋养。对于森林日活动的实施来说，无论计划、流程还是团队协作，都还需要在行动与观察中不断反思、发现问题，并进行修正改进，用智慧管理推动活动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教集团培知幼儿园园长）

（上接第一版）

“我们基于城区儿童发展特点、乡镇生态环境特点和山区材料构建特色，确立3所试点园，以点带面将学前教育改革根植于整体规划之中，形成三片一网的联盟圈推广模式，引领辐射城区园、山区园和民办园。”晋安区教育局幼教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区政府还联动各乡镇和行政村，提供支持学前教育改革资金500多万元，用于游戏设备购置、室外游戏环境改造等。

循道而行，功成事遂。

今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通报了2021年度全国基础教育优秀工作案例，晋安区报送的工作案例“福建晋安区以游戏为抓手，促进幼教回归本真”成功获评。

有效的措施构建了有温度的学前教育体系，短短3年，晋安区的城乡幼儿园在改革中不断提升办园水平，冲击省、市、区级示范园的达20多所，逐步推动了全区学前教育向高质量发展。